

艾軒先生文集卷之九

墓誌銘

敷文閣待制開國宋公墓誌銘

莆之南北隅可一日而至壤地爲甚狹而衣冠俎
豆所自出是必有老成人者爲之根柢宇宙百年
幸哉一二見之故敷文閣待制莆田縣開國伯宋
公年七十八以疾終來歲十一月甲申葬之南郭
二十里公之先系來自固始有曰駢者官至主客
員外郎子爲仁魯起居舍人徙于莆自是數世有
家法公於宣德郎楊州觀察推官諱堂爲曾大父

贈中奉大夫諱琳爲大父贈通議大夫諱現爲父
公諱斐字材成以政和五年擢進士第調福州士
曹掾移寧德縣令人惜公之去爲立祠尸祝之又
歷餘干邵武兩縣所至有名迹前時多事聚落竊
發有劇賊張遇者轉攻所在勢欲向餘干一夕謀
者來以公之畫爲早定從間道引去又有毛涅龍
范將軍者各爲束手不敢持兵然所過須丁疆一
不如意即屠裂啗食之道出邵武公乃聽空縣遠
去及其來無所取是夕鼓譟直至臥內公徐起遣
譬之終不爲調一夫及差主管行在官告院遂爲

尚書郎扈從幸建康因留總領大軍錢糧時張鱗
兩軍號百萬飛書趣調不容一瞬公於迫卒應酬
之地常若有餘力是時通議公及母碩人陳氏爲
高年公乞移所遷官加通議五品服從之遂懇求
補外得江南西路轉運判官以憂不及赴服除主
管台州崇道觀未滿遭內艱於是當路者多顧忌
公再領祠及起家知通州移兩浙東路提點刑獄
公事江都被邊使者日相望公處之如無事以太
府少卿召遷太常少卿顯仁皇太后上昇斟酌典
故一出公于遂權禮部侍郎會朝廷謀帥越即以

公爲集英殿修撰出知紹興府兼兩浙東路安撫使公之使浙東也嘗攝府事唯整頓大要不事文書比再至越人安之屬淮上騷動聲搖近輔或欲募兵聚粟益戰艘爲多方之說公從容無懼色至是帖然乃力祈去除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自此徜徉故里凡五年有爲公築第僅容旋馬而公自以爲太過覽書卷不停手道古往興廢悉貫穿爲有用之語上卒之郊所得補任因以官其弟之子茗補泉州南安縣尉居一歲以疾疾上章納祿有詔增秩聽致仕公和易寬通若可狎

而不可犯卒然而問未嘗不得已爲繆語每惡聞人過終不肯出一辭可否州縣事及當官唯吾意所出雖要人勢家不能奪也公爲郎時攬衣出迎客後二十年公益貴顯有詣公者亟就舍公之車且及門矣公長於尺牘年且八十每自作故人書有所問弔一如少年時我數問公疾公以旦莫之人且整冠危坐一舉手無弛容公未嘗以私問人亦不敢干以私故於其死之日門無雜弔者所配爲朱氏封碩人二子煜右通直郎權通判南劍州軍州賜緋魚袋炳將仕郎女四人方廷贄李英

仲林天覺李尹仲其婿也英仲右宣義郎尹仲右
迪功郎孫曰簡曰篆並將仕郎炳及簡前公卒煜
以公之行事屬我爲之銘且固辭公爲先達無闕
德而付之名位不足以動人者遠日且來乃爲叙
其事於乎悲夫公之出處太史所書平生之言散
之州里有偶然得之者可以爲終身無過之人噫
吁三歎而爲之銘其辭曰
是維可書百耳所聞其或不書聽之云云斯墳三
品約諸奉常尺度所出無或誇張曷曷有銘是之
取耳瞞然一辭公以爲耻

巴陵史君方公墓誌銘

莆之耆舊彬彬可錄至是凋殘爲可弔也已春正
月巴陵郡守方公卒公諱擴字端立於莆爲望
長官有子六人公爲適出工部直下孫也曾祖諱
謹微贈吏部侍郎祖諱革終然晦處父諱希叔累
贈右朝散大夫母宜人黃氏大夫公通三經字說
爲時輩所敬從之游多顯者有二子長曰柔立負
雋才公早歲以父兄爲師友不去戶庭而所學有
根株紹興二年擢進士第授南雄州保昌縣尉南
雄於汀贛爲接連人多梗悍一歲不熟即去而爲

盜公嘗一至賊壕遇莫夜不即入有來覘者公方熟寐寤明乃發柵是不過一二言而決耳左司諫韓公璜尚書郎林公說持節南海屹然不可犯獨於公交口薦之循從政郎差建寧府建安縣丞用薦者改宣教郎知福州閩縣轉奉議郎知温州平陽縣轉承議郎賜五品服公之爲邑如治家舍竟日坐庭中聽民訟如對家人可不之辭故昏田節目隨竟可見鞭杖無所用時州郡苛急夏稅輸一絹率至萬錢公以爲賦調倍蓰也寧忤上官此必不可及侍郎張公九成尚書王公大寶相繼來求

嘉而公之說爲勝時有健訟者辭連州縣部使者來覆驗反以平陽麗水有善狀同白之朝有旨增秩蒲後且優擢之特授朝奉郎通判臨安軍府事累遷朝奉大夫都輦治中往往多爲丞郎公唯求外補遂得知岳州前時兵興學館多闕士子至流寓他州薦送舊籍從而減削公爲之增復其數公江表裏巴陵爲重地公嘗條利害凡十三事以內治爲急而後攻守之技可以次第施行之轉朝散大夫天子受內禪覃恩轉朝請大夫乾道元年主管台州崇道觀明年公裁六十以疾甚頃刻即死

尚挺筆爲丹丘別乘歐陽君作挽匱歌辭公平生無雜想積官至二千石奉養如布衣時每得一食視之爲有餘必於親戚故人分割而食之死之日有道其事乃至出涕者故人來調貲費窘束貸之錢三十萬一日聞其死以書來唁我云此季艾之友也所恨與之交甚淺可以此錢贖其喪吾嘗以是事實之心骨公如先我而死當爲公書之昨者秩滿囊中無留錢一夕敦匠取布帛爲絞紵且不足公娶通判廣州蔡君元璋之女贈宜人男四人伯達前贛州信豐縣主簿仲忽前撫州司戶參軍季隨以遺澤當補官季駒及二女並幼孫男三人孫女一人以三年冬十一月壬申葬公于八瀨之西原諸孤哭而請銘我於公定交三十年則斯銘也不得爲徒尔噫吁涕下而銘之其辭曰維是恬風一何翩翩尺寸即上有所不然公爲靜者所觀在是有此一編何如阿時君山之顛白波搖搖我作斯銘如彼大招

正字子方子寔銘

子方子次雲葬之西郭太平之原去之千歲當有按圖而問者於乎子方子弭然而長曳然而疆弁

然而張度然而揚緣尺寸而下又下之而人以為
高自視若無所用而人以為簡闕門見客如不欲
出而人以為誇子方子長於我先我而聞道吾事
之猶吾兄我於弱年邂逅得子飲酒可至數斗後
五年客錢塘語及嵇阮李白石曼卿不覺踊躍道
其事子謂我翦今也不然一等人物可以同出於
舞雩之下則翦也唯恐後翦今也不然我聽此語
如宿醒欲去是非之心蓋自此分矣子東還我留
茗雪見一二長者鹽官施廷先吾與之定交此為
子之所畏者我得一人曰陸子嘗語陸子於子之
前又一人蓬萊而去乃為施子之友嘗寄食於洞
庭之上則予忘之矣子於莆為故家即金紫光祿
大夫諱峻之曾孫也其大父諱元案故宣義郎父
諱命與鄉書終其身不至京都子六歲而孤多所
通解書卷一過目即貫穿下筆有軼語嘗於州里
為首選然實非其志也有隱君子翁深父者子多
往從之始調閩清縣尉到官三百日自是闔門跌
宕於風煙無人之處一第三十年所書裁三考有
旨召對除祕書省正字凡九月以風聞論事聽外
補子初來都下齒甚壯伊水之役有周先生者以

子爲豪傑子之道古非緣章句而終不肯著書有所吟寫多出於偶爾不以爲長技當使孟浩然陸龜蒙恍然一見之子於群處如羈束有寒蟬野鶴蕭爽出俗之度子之膏肓乃在是而所得毀譽當不出是耳所配爲劉氏先數月卒友陵逆其婦以來乃爲天水趙德莊之女德莊重所以相友者今爲右司負外郎從我呻吟於原上如黃景運者子以其女妻之次嫁鄭檉次未嫁子之死哭之累夕來者哭於我吾有兄之喪未出戶子之窆有日則將齊衰以往我弔也與哉成來趣窆噫吁涕下廢

一食爲之銘其辭曰

隨時三年時去我走去時三年時在我後有是言哉維子之故長松十畝下有伏兔白日何私銘子之墓

西軒先生窆銘

谷日子陳子以三年春正月己酉窆之于天竺之野客有來會葬請子之遺書夫金之良者與玉同也此書爲必傳子之學不緣師授其視橫渠爲同時獨曉者子諱昭度字元矩以左奉議郎差知福州長樂縣噫吁悲哉古之人如陳太丘元魯山一

等姓字不可埋沒吾當誌子之墓而以是銘也納諸坎其辭曰

謂之筆定何纂二獨視丘樊乃無伴翩然來者銘諸款

惠安丞陳君墓銘

三十年二月六日林某哭其友於來寄之原蓋其屬棺已再夕也於乎吾毅夫年裁四十有七而聲名既老一時輩流多慕尚之毅夫之所憂豈為弟妹故人以夫天下一切干吾心者當其憂也曾不知羹藜之可以飽衾席之可以安也古者處士且有以易其名吾於毅夫出處次第而書之將以赴之范史君未易月史君且死吾不欲遷吾初心故於其窆也道其所以然去南郭五里有所謂萬石浮圖其系步東迤是為左宣教郎知泉州惠安縣丞子陳子諱士宏之墓銘之曰

見人之長而不惡遇人之短而不怒望人以其新與人以其故物其齟哉我何忤非曰林宗其叔度後乎千歲猶旦莫

仙遊知縣趙君墓誌銘

左朝請大夫諱士邵之後曰不泯是為濮安懿王

四世孫右監門衛大將軍貴州刺史天水郡開國侯諱士棫第五子也以近屬賜名累官至忠訓郎贈用族父遺澤改授右迪功郎泉州惠安縣尉覃恩循右修職郎適海上有剽鹵一夕得之州上其狀改右承務郎知仙遊縣後一歲卒于官年四十有七仙遊凋廢如敗裘壞絮不可補剔又如亂絲不可解枯株不可斲十年文書斷決者過半井邑所入並緣吏手往往不由公帑而聚之私家吏亦以此破產令長不以秩滿而去者屢矣君來此數月每欲去一弊籌之終夕或累夕未已也竟以此

得疾吁可悲也夫君之疾甚欲謁醫而去邑下奔走來白郡乞留君君之治邑不事追呼而緡錢目來不費鞭挾而訟牒自減則官幾何時如蹶者復張仆者卒然而起也鄭東老從我游以君之治狀爲可法聚其文移得一編方未以君之語來謂此直空言要之寬猛先後唯所用之耳師德同產弟兄有六人不宥以兩女屬君令擇新進士有時名者嫁之乃以婦方未君於然諾不可變每見空乏爲我輩即分衣剖食惟恐後榮國太夫人自仙遊還三山愁歎不肯食不敵以尚書郎乞補外乃聽

持節來閩部不噎逆其匱我弔之道隅後數日以書來謂秀峰先塋之旁且得卜以弟兄於我爲雅故屬我以銘君娶成忠郎張盤之女二子曰善覽善鑒並保義郎君之治邑件件爲可書死之日聞有野哭者君之才具未及展此銘之不可後也于嗟乎銘之其辭曰
維迫而紆維瘠而腴荆菴之虛乃爲通塗是而可書以是長吁此石不枯夾之兩隅

左承事郎方君寔銘

方氏繇眇蓋自黃帝以來今在莆田爲重姓也歷長樂尤溪古田三色曰長官公諱庭範實生六子爲一時顯者長曰負外房次少監次著作次戶曹次郎中次正字郎中公諱仁載有贈吏部侍郎諱諮於郎中公爲門子也門子有子諱慎言右諫議大夫其後子姓因官散處有直下兩孫大曰昨次曰晦從里人林某學以母憂衰麻不出戶過禫數夕走三十里哭而告我以先君子堙伊紆郁有所不得騁而吾母三十年苦心之語惟先君子是似所以有待先生一二言者某乍去素冠有以干吾抱不得辭君諱岡字季山弱歲孤出去兩學爲聞

人曾大父諱蘋駕部員外郎於諫議爲第四子大父諱希益將作監主簿父諱燾未及仕駕部有支子早時不慧君於諸孫合補官固避不肯受及擢進士第尚無恙君一命十二歲適當靖康建炎間關我馬之日歷官爲最淺以左承事郎克留守司檢點斥候官衝寒得疾死於吳門以手書一紙遺其母道南望終訣心骨斷折出語不少亂時紹興五年正月十有八日也君以直諒聞每晏坐緩步端視屹立群居器異之意之所不安若將挽我者海內故人是爲豪傑一二輩天性友悌視其兄如父行兄旣歿視寡嫂如母行君之死大夫人黃氏嬰疾且數歲君之夫人朱氏事太夫人一等君之在母旁也太夫人已卒事有以導夫人者且以伯仲從此當分割異炊矣伯氏惟一子吾有二男二女二女以當一男則析之爲四夫人有其三焉夫人聞是語悲噤不能對遂以語妣氏且哭曰今茲泉下弟兄得無如他日乎曰裂其贗甲乙取之兩兒各有立長女嫁鄭迪次嫁李杞以三十年冬十月奉雙匱合葬於松山之原嗚呼有是哉銘其可已乎銘之曰

夫之逢婦之從維其躬殖而丰旅童童丘斯崇耿
何窮

右承務郎致仕劉君墓銘

莆之爲郡二百年雖以州名其實一大縣也原畛
如繩廛里如櫛十室五六無田可耕故老所傳習
惟以一藝誨其子如豳人之稼燕之擊劔越之操
舟邯鄲之市門也道其所從來乃有故家喬木爲
之先右承務郎致仕劉君彥奇其先自麻沙徙于
莆所築之室最爲近古舊券可辨蓋自唐保大以
來也左宣教郎湖州烏程縣丞諱似似之弟傳以
其子覺少尹贈奉議郎異時北郭以儒學聞今一
區之宅猶或蕭森如子雲室廬也君於烏程爲直
下孫少游場屋能通字說偏旁之學舍是而教子
有子曰統凡三與薦送曰綽於隆興元年擢進士
第調福州永福縣尉曰昭遠今爲太學生君以中
子引年之澤所配封孺人朝廷方以孝理發而爲
綸誥且及昔人謂君子有三樂今旣錫友諒以文
階而又寵鄭氏以命婦所以使綽得以樂其樂也
於是侈上之賜即其西隅爲樂軒女子適王汝
舟次適鄉貢進士鄭士表次許嫁李氏君平時莊

重不出一語每遇稚子一如老成人立里族黨知其爲長者有姊之喪哀慟得疾竟以是不起吾於綽爲曲江同年且將爲同僚君嘗失喜爲吾伯兄道之伯兄塋之來月而君已徹宿奠矣卜其兆爲佛嶺之原閭巷耆艾日以凋減如曉星秋葉可爲悲慨此銘之所由作也乃銘之其辭曰
負米哀哀來席葵所得祿米欠晨炊朝踏府門夕涕洟將母來諗歌此詩

承奉郎致仕回年林府君墓碣

某於淳熙二年五月以提點刑獄逐捕來大庾有旨移外計及是事竟自真陽到番禺婚反之家凶問沓來爲之廢一食又赴以吾族諸父致政承奉回年府君以秋八月辛酉卒乃哭之羸牆之東逾月褻以書來酸痛滿紙且屬我爲一碣吾數年來未嘗誌人之墓而此碣不可已也府君諱國鈞字公秉蚤時游場屋率不合自三舍法罷浮湛里陌曾腹平曠無他畦畛其於酬酢惟吾意所在初無決擇謂人每羨長年至飲餌丹石昔者盧鍊師爲我言之吾年五十即買棺待死耳又謂人有停膺三十年者非其力不足也將以求利達也使是而

可求即陰陽家者且自爲之矣吾向者卜親壟去
吾廬無尋丈之遠他日塋我當以我爲法某蚤歲
所聞有此一二事後二十年府君且益老時或呼
燈作細書奕奕可數適逢孝理之日以其子嘗由
里選版授迪功郎致仕是二子身爲布衣而高堂
已服命士之服及爲九品官以赦下聽加封承奉
郎又於儀曹有定制且錫之緋衣銀魚此千歲一
日也充調南安軍司戶參軍褒爲建寧府司法參
軍爲人父者見其子以科目進固亦不少至如耆
艾之年終見二子隨計吏走中都又積三十年之
久乃以文學相次補官而吾之筋力尚如昨此亦
人世所創見也以三年冬十月乙酉塋之回年手
植之栢已成拱把望故壟可數百步平生一切事
念慮所不到悉如所欲況其所欲者乎白湖去城
三二里舊有浮梁紹興初伐石海上欲髣髴泉之
洛陽橋一時有力者又欲移此橋於木蘭陂之下
謂是處江流且縮而兩隄突起回年以爲此說正
相反唯江濶岸平則無喧颺撞擊之患已而橋成
今且五十年矣是役也紅泉之人不受力而回年
之力爲多先是婚嫁裁畢即以家事屬之二子杖

履徜徉惟橫塘別墅耳有女子六人皆嫁士族曰
國子監主簿鄭耕老次朱陟次朱廉次新知德慶
府高要縣余武康次鄭淳次宋久孫男曰浦曰愷
曰恂曰怡曰忻曰總又有曾孫數人孫女擇所歸
又有外曾孫數人烏乎斯翁之去吾族也如百年
根株一夕而蹶即前輩純古之俗何從見此爲可
哀也已某自嬰孩時聞城山之下有族祖年且九
十四與吾曾大父大父游在族黨中情合而意通
此其最者回年於族祖諸父行也回年視我爲有
恩者臨別去且祝我數以書來訪問死者吾自章
貢道豐城聞其墓有日歷歷出涕沾衣裾乃爲之
銘其辭曰

狂卒夕闕火延譙門兒女驚白耳如不聞人心幾
微發諸其面誰其造次而不爲他說所變是之謂
有衍其年有妥其原有燁其鐫者也

朴軒處士埋銘

衣冠行偽師法不傳本真一失蕩然莫返吾郡有
石門丈人者如冰玉潔異不受塵泥倦遊東還十
年不出戶遠近學者皆歸之某在髫髻時鄰人父
兄能道說石門寢處食飲之節年更長得一見處

士朴軒且與言日中不能去吾嘗聞處士走百里從石門游於其所好終身不易初來石門所與俱學者以次拜先生矍然離席至處士獨拜牀下先生初不令止處士於莆田爲林氏諱孝謹字彥信自唐邵州刺史而下更十世曰昭度實生故閩清縣尉曰嗣宗即其大父閩清生考君諱圭弗克壽處士幼而孤事其母無所欺墻內雜果有先熟者母所未嘗食雖掇拾蒲戶下不令兒曹輒食之伯仲早歿善視稚弱其力甚至以寬厚長者之言引鑿䟽決使之爲通才由進士第曰觀蓋其仲之子

也初娶陳氏後娶龔氏俱爲閩家有子二人曰復曰蒙質厚強學一女習浮屠法紹興二十有五年年六十二矣九月辛未以疾卒未死數日曰吾旦莫人耳所欲見龐公故編又謂所親者曰吾當自力吾淹病數月無一夕惡夢處士與客語澁訥若不足人或一見之鄙慢之色機獲之心至是都盡晏處一室於其弟爲同好出入佛老窮竟旨歸繫辭論語中庸大學有所謂曉然不可亂者叩之而聲應索之而園轉其於師友所由來如是也世所傳管寧遇惡風幾覆舟謂我曾一朝科頭三晨晏

起過必在是也處士蔬食飲水三十餘年雞未鳴而起每至夜臥不脫巾疾既甚捉衽束帶如他日乃悟管寧應有是語去禪止一月徹殯以來歲塋于縣之平洋村其子復嘗學於林某因泣道遠日既得卜將託之文辭噫仁人哉所欲自埋晦來者無述焉歔歔三歎而爲之銘其辭曰
於乎斯人也終然宇宙而無愧者爾歎二兮謂我悶悶兮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兮

處士朱君墓銘

處士朱君廷實自三舍法罷去便有衡門終焉之想某來白石君一日過門及去整冠不解帶語家人曰子林子必然過我某以他客日向朕君見我未無減容某之徒有黃芻者君一見即灑然向之芻執母之喪呻吟草筵君使其子棠裹糧從之處且戒之曰吾非以而輩專專誦說然也蓋欲知有如是人者君有弟念及子槃及仲之子卓齒或先於芻每見芻必改貌芻於人不苟合君歸之食若衣則受之無他辭芻一第即死君每以語人多出涕君益老書編不去手嘗卜壽藏於先父之壟他日以語我慙從先父母之命得一埋骨處使終然

形影若不相離去今且繫石結瓠矣前有通隙表
數步可以立兩楹將謁名於吾子某以君有仁者
之聲無已則樂山乎從今而後宰上之木拱矣則
君不得爲中壽也嗚噫吾嘗以是名之轉臂二十
年殆如昨日也三十有二年夏五月己酉以君之
夫人許氏之柩來遂以掩其鑿某唯君故銘之其
辭曰
君有子以君之不可見而欲有以見君者倒海而
索之桑田則山且磨矣有來者那

鵲山碑陰

嗚呼悲哉吾伯兄之死三年冬十二月甲午
塗車越九日壬寅窆兄生無爵死無諡則斯銘也
何爲作古者處士送死有銘謂其死而不沒耳鵲
山爲六十翁通國以爲長者同此宇宙五十餘年
未嘗有卒然可不之者所謂惡聲何爲至哉豈爲
伯兄立乎無所可爭之域乃爾邪匾食豆羹名之
所聚布帛列鼎怨之所滿豈爲伯兄立乎無所可
爭之域乃爾邪富文先生嘗貽我一卷書兄曰此
何書曰此訓儉語也兄曰人事沓來一或缺失即
終其身不可補續口體過乎儉是將生疾多少厚

薄唯所當然耳兄謂一家有數子當令各執一經年二十時清濁自判縱使無他長亦可以雜之衣冠中旁舍火起相去數十丈吾亟取書卷忽一見伯兄如他日無懼色且曰災或及此何可逃吾將以五月葬伯兄又卜冬十二月壬寅兄年十二三便能衣食一家遇諸第如父母於其子也吾多遠遊或累月數歲橐中所取給惟吾兄白頭一命三釜之想至此長絕尚謂斗粟可以分割而食之及見伯兄殆不過旬時烏乎伯兄之死吾何從聞此至言也兄恬易通簡見之行事似又不緣竿牘得之龔侯爲同井每見吾兄必起敬又以其不苟作也吾且書其一二事以附之碑陰

桃支原李氏母窆銘

佩韋之夫人有可以特書者故文林郎汀州判官方君諱參之女也年二十餘歸同郡李氏結髮五十載有子曰喬女嫁里人林元豫夫人有令德在族黨爲寡孀先是佩韋有妾乳一女胚胎不足交映傷皆睛弗旋者累日卒以翳矇不得視母之愛日益弛且欲勿收之夫人內諸懷中若以爲已子襁藉扶負每欲出於其手晝日飲食之夜則置之

寢是女殆數歲往往通人意終不知爲他母所出也烏乎難矣哉佩韋諱衍字元易佩韋其號也自少業詩無一日輒棄去最後得子曰溥一女習空竺法喬與吾游溥及喬之子蒼舒景舒溫舒喜我者也夫人有是行莆之人所喜道所是君子者曰維爾登床我心狎狂維爾出戶夫人弗顧按箠而精有懷昧女其如是可銘也銘之曰
匪丘者卷匪磨匪鑄化爲瑤琨夫有是言也哉

林兵部墓誌銘

紹興二十三年十二月癸酉大夫林公卒卜與夫

人方氏合葬于銅盤不克葬隆興元年乃改卜席麻之原以十二月甲申葬其孤若思錄其狀來乞銘某於義弗獲辭乃叙次而銘之林氏其先光州固始人居仙遊六世而公會祖晟娶洪氏隱居行義有相之者曰骨如蒲月子孫封侯相也祖輝贈中奉大夫祖母洪氏封令人父豫擢進士第歷知保德廣信漣水邵武邠邢冀七州贈正奉大夫母碩人余氏自有識公諱師說字箕仲年甚少爲知名進士以次當補官推與從兄及弟既而試銓曹第一調嚴州司士州爲岩邑土狹而民悍朝廷既

平青谿盜乃作私寨聚兵爲民防兵驕甚一以軍律治之不得騁乃至夤緣訟之州州知其誣也欲寘以法懼其有他變公請攝理官數其罪因徐至柵下經畫之衆皆駭服樞密李公時爲守禦使公就其辟書循文林郎改宣義郎知江州德化縣道由桐廬而還偶支邑有他寇州民遮道乞公以治賊郡將白之朝因改建德縣賊平轉通直郎召至闕下充平秋嶺統轄官遂以公爲別乘措置控扼事宜蓋防金人之南也公自新定掾及是十年不去時虜人犯二浙倪從慶以遂安叛陳通以錢唐叛石榮石元又弄兵於郟郭之外羽書之來無虛日州縣不知兵僅無以應粹公少遊河朔習邊事每當緩急之衝不畏死如向時巡遠輩欲以一州一縣數百千罷卒以抗滔天未易滅之虜屬胡騎將略地新定人大恐公適在他邑由間道入白郡將請靜以待之乃自帶十餘騎出城外問其何以來曰吾受命主帥以城降者賞公叱之曰吾聞國家命不聞女命也乃徇于市而後斬之以是新定之民嬰城死守無他望累遷朝奉郎通判滁州未行差克兩浙福建淮東制置司參謀官拜尚書兵部

負外郎持節來閩中改朝散郎知建昌軍有詔二府近臣舉監司各一負丞相趙公薦之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又移江西漕事知江州累改朝請大夫公之在南海也適韓京以措置盜賊知循州頗驕愎不可制公數上章列其姦狀後數歲陳士宏以檄來京知其爲公同里遂反復怒罵已而曰監司直須此老第於我少恩耳汀贛谿谷盜竊時出而臨漳爲甚當涂者以公知漳州未到官丁大夫憂及服除除提點兩浙東路刑獄事山陰爲管内達宦貴人率占田取竹木不辨虛龍實爲民害公一繩之以法不少貸以忤權近主管台州崇道觀者凡六歲公曩時事場屋不喜爲新經偏傍之學晚而好易取晉宋以來京房郭璞閔子明易朱易包諸家之說而折衷以伊川康節之書公曾賜無晉語每對客疏人長短如虛舟飄瓦正欲使是人聞之而我無慙色也有四子長曰慶嗣早卒次若稽右迪功郎德慶府司理參軍次若濟右修職郎柳州司法參軍次若思女九人長嫁右修職郎方木次李恂卓次右從政郎傅湊次右迪功郎蘇維次陳驥次莊褒次爲小子某婦予與公爲累世

通家宜其銘銘之曰

富鄭公之奏牘而公之出語有古遺直蓋於是乎
取之銅鞮不並世而於我實取吾將勒其大者是
之謂箕紳父診焉百世其來許

龔肖之寔銘

名夢良紹興十八年登第

吾黨肖之曾腹無留藏雖壺言可以列之他人况
所謂綢繆歡甚者肖之孤眇從同郡子林子遊文
字胚暉章句脉絡往往窮日之力有所至焉者如
是數歲場屋有新聲以進士第調官南粵未逮戍
遭內艱服除授筠州司戶參軍時太守於景文公

爲諸孫嘗出景文公所更定舊書吳兢傳以示肖
之肖之書其後頃刻如人意肖之死裁四十太守
哭其尸如曩時宿處者龔氏自錢唐來甫更數世
先君子齊賢以儒雋稱坎壈而死肖之嘗從容語
其弟曰夢良恐隊先君子之志吾兄弟一日去書
卷則偃二何爲者耶妻黃氏有一男一女俱穉齒
從父昆弟茂良自官舍以書來治墓具姑姊妹之
子林復合雙棺寔之平洋之墟某於肖之定交且
二十一年來趣銘於是銘之其辭曰

吾將騁而徜徉如是哉明月抵顱華星載懽又何

闖二然如是哉往者不可作來者何可追銘之不可後也如是哉

艾軒先生文集卷之九

艾軒先生文集卷之十

附錄

遺事

淳熙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甲子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廓然之命自中出中書舍人林謙之疑之不肯書黃二十七日丙寅謙之改權工部侍郎謙之力求去六月三日辛未除集英殿修撰知婺州謙之老儒素有士望及在後省久未有建明呂伯恭私惜之謂所知曰未知此老若何收殺及是繳廓然除命士論始服之

東井書堂郡東南二十里工部侍郎艾軒先生林光朝講學之所中書舍人張孝祥書額有拜經堂師儒坊城南三里在永豐塘之北紹興三年以林光朝立艾軒祠堂太守林元仲立少師魏國公記正獻陳公薦充學官館職劄子云林公朝明經博古通練世務行爲一郡所推文爲多士所服居鄉教授從游者常數百人郡守監司頃以孝廉舉于朝屬多事未行

呂太史答潘叔度書云艾軒怕事自來如此然資質終是長者又云沈子壽繳章乃謙之第一義折其萌芽亦不爲無益也又云林謙之以繳新端除目遷工侍次第頌決去就此舉過江後未有也平昔保任此老果不負所期

橫渠云置心平易始知詩然橫渠解詩多不平易程子說胡安定解九四作太子事云若一爻作一事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事此真看易之法然易傳中亦有偏解作事者林艾軒嘗云伊川解經有說得未的當處此文義間事安能一一皆是若大頭項則伊川底却是此善觀伊川者陸子靜看得二程低此恐子靜看其說未透耳譬如一塊精金却

道不是金非金之不好蓋是不識金也

詩之意不一求其切於大體者惟思無邪足以當之非是謂作者皆無邪心也爲此說者乃主張小序之過詩三百篇大抵好事足以觀惡事足以戒如春秋中好事至少惡事至多此等詩鄭漁仲十得其七八如將仲子詩只是淫奔艾軒亦見得這道理易晦而難明熹少年過莆田見林謙之方次雲說一種道理說得精神極好聽爲之踊躍鼓動退而思之忘寢與食者數時好之念念而不忘及至後來再過則二公已死更無一人能繼其學者也無一箇會說了

忠定趙公記先公行實云汝愚登第時先公無喜色後與興化人林光朝相繼入館公聞之喜甚朱文公作篤行趙君彥遠墓碣云汝愚從屬籍魁多士國朝故事所未有人爲公喜而公處之如平時及汝愚入館適與莆田林光朝謙之同舍然後喜可知也

二劉先生行實云乾道辛卯五月太史劉公卒艾軒謁告携家出精舍哭之周益公方以少蓬領三館之士乃相語曰師友道喪久矣新太史哭其友

故太史古道一振風俗之機吾儕弔可廢乎且復
之之喪仁父伯恭子直嘗向艾軒舉行斯禮矣遂
縞衣哭於艾軒之前張袁州以書抵艾軒曰賓之
正人聞其死重為國家惜之况相視猶父子哀哉
奈何蒼書有云賓之愛君均於愛親憂國過於憂
身古有遺直今難其人袁州摘以示其徒陳從事
符曰斯人也何可復得得斯言也可以不朽矣
真西山跋東萊南軒與劉著作帖云是時中外多
君子二先生帖所謂聖錫者端明汪公謙之者艾
軒林公元晦者新安朱公而周洪道之特立立宗
鄉之盡言趙子直之好學亦見帖中皆當時名流
也主德盛明賢才林立猶陽春正中風日怡暢奇
葩異植紛敷天壤間此其所以為淳熙歟
東萊帖云艾軒與張欽夫所居連牆日夕講論殊
以自幸南軒帖云伯恭鄰牆無日不相見謙之所
居亦隔一橋耳又云此間謙之時得往來蓋相去
數步
余嘗評艾軒文高處迫檀弓穀梁平處猶與韓並
驅他人極力摹擬不見其峻潔而古奧者惟見其
寂寥而稀短者縱使迫真或可亂真猶虎賁之似

蔡邕也優孟之似孫叔也有若之似夫子也形也

至於網山論著句句字字足以明周公之志得少

林之髓矣其律詩高妙者絕類唐人疑老師當選

其鋒他文稱是劉后村網山集序

初網山既得師傳嗣講席戶外之屨幾半艾軒於

是網山之徒又推樂軒為高弟一日侍網山謁老

艾艾受其拜接之如孫劉后村樂軒集序

在昔隆乾間士之師道立浙東萊呂氏建晦菴朱

氏湘南軒張氏江象山陸氏莆艾軒林氏皆以道

師授並世而立名者也艾軒於時猶為先輩號南

夫子獨不喜著書門人又益微黃懷安芻最高第

最早夫二劉著作正字雖暫顯亦蚤卒世其學者

網山一人再世之傳則樂軒又皆以布衣死艾軒

在網山以艾軒名網山在樂軒以網山名近二十

年鄉井聞見日陋張呂諸儒以其書在可磔裂欺

世故人能言之言象山者疑信已半至若艾軒姓

氏則問之晚少年漫不省樂軒雖得壽後網山死

以十年衰白窮槁人以為常人矣林希逸樂軒詩筌序

神道碑

少傳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食邑

一萬五千六百戶食實封五千八百戶

周必大撰并書

子貢問鄉人皆好之何如孔子答以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孟子告齊宣王以諸大夫曰賢爲未可必國人皆曰賢然後察而用之是二者古今觀人之要術於吾艾軒猶信初子與著作佐郎劉夙賓之爲同年進士後識故相陳正獻公皆莆人也賓之博洽剛介正獻道德隆重其不輕許可則均每論其鄉之人物賓之曰艾軒吾師也正獻曰艾軒吾友也後予官太學會諸生則亦人人推林艾軒

蓋其博學篤志手不釋卷出入起居必中規矩事親孝御下仁行已恭執事敬勇於義審於思善并美具宜爲當世所宗然未嘗著書惟口授學者使之心通理解常曰道之全體存乎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世注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文辭古雅不事雕鏤如清廟朱絃可一倡而三歎也五十方奏名則有命焉於時朋游若門弟子官達已多交賀于朝區區一第何足爲公重欲其因仕行道耳夫未仕而鄉人之善者以爲師友通國之人皆謂之賢既仕則又爲之喜由是天子察而用

馬茲豈聲音笑貌所能致哉誠之不可掩也如此
艾軒公自號也隆興元年調袁州司戶參軍未上
召對改左承奉郎知永福縣大臣論薦不已召試
館職乾道五年七月遂入爲秘書省正字兼國史
編修實錄檢討官六年佐著作兼司勳司封郎官
七年遷著作郎兼郎禮部八年進國子司業兼太
子侍讀史職如故九年請外以直顯謨閣提點廣
西刑獄淳熙改元易使東路二年茶寇自荆湖剽
江西薄嶺南其鋒銳甚公自將郡兵檄摧鋒統制
路海本路鈴轄黃進各以其軍分控要害會有詔

徙公轉運副使公謂賊勢方張留屯不去督二將
遮擊俘獲相繼賊驚懼宵遁上聞之喜曰林光朝
儒生乃知兵耶加直寶文閣明年召拜國子祭酒
兼太子左諭德四年二月乙亥駕幸國子監命講
中庸上大稱善面賜金紫己丑除中書舍人爲誥
有古風坐繳奏新御史除目改權工部侍郎請外
以朝散郎充集英殿修撰知婺州引疾提舉江州
太平興國宮五年五月六日卒此其出處大畧也
公諱光朝字謙之世爲興化軍莆田人曾祖南一
祖繁父勉累贈奉議郎母恭人曾氏享年六十有

五是歲十月二十日墓本縣麥堆原之北娶徐氏
封恭人六子今存者宜季能季宜季迪功鄆州
府福清縣主簿一女適太學內舍生南若礪簡子
成季力學而賢爲公作家傳正獻公又作祠堂記
凡公行誼閎闊已詳而其子復以先志來求銘隨
道之碑予念昔在兩省公適登第典貳秘書公未
著庭佐春官公爲郎掌史事公爲僚晚忝宮端同
事壽康皇帝前後五聯官曹大而性命道德之理
無不講內而閨門寢食之私無不及讀書未達賴
公析疑屬文未工咨公指瑕平居相愛殆同天倫

公之本末皆親見熟察非但傳聞而已是宜爲銘
其辭曰

尚賢好脩志誰不勤汲古纂言業誰不精孰如林
公好學而醇所持者正所勉者誠身猶布衣人曰
公卿年未強仕人曰老成時雨之教其化也深水
上之風渙然有文瞻彼莆中冠蓋如雲祭公于社
過者必欽

平園晚作益自磨礪然散語終是洗滌詞科氣
習不盡惟艾軒誌銘極簡嚴有古意今祠堂本
乃復齋陳公所書而平園真蹟藏外孫方之泰

巖仲家巖仲他日有佳石當併平園小楷刻之
祠中後村劉克莊跋

祠堂記

淳熙壬寅夏四月永嘉林侯元仲來守此邦政尚
嚴明以厚風俗敦教化爲本閱數月闔郡之士咸
造于庭曰莆雖小壘儒風特盛自紹興以來四五
十年士知洛學而以行義脩飭聞于鄉里者艾軒
林先生實作成之也先生學通六經旁貫百氏蚤
游上庠已而思親還里開門教授四方之士樞衣
從學者歲率數百人其取巍科登顯仕甚衆先生
之教人以身爲律以道德爲權輿不專習詞章爲
進取計也其出入起居語言問對無非率禮蹈義
士者化之間有經行井邑而衣冠肅然有不可犯
之色人雖不識望之知其爲艾軒弟子也莆之士
風一變豈無所自先生歿已六年人思其矩範願
得立爲祠宮春秋薦以苾芬以慰邦人之慕而垂
後來之勸敢以爲請太守喜曰言會予心其可後
乎古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非斯人其誰
乃擇城南隙地爲屋十有六楹丹雘一新像貌煥
然崇德象賢聞者興起越明年二月丁酉太守率

諸生有事于祠下一郡之人莫不奔走瞻敬因謀刻歲月謁記於予予與艾軒游四十年所謂三益之友其可辭先生諱光朝字謙之艾軒蓋其自號也少有聲場屋年五十始擢太常第天子聞其名召試館職入著庭爲吏部員外郎國子司業兩學士人服其素行矜式惟謹出使廣東以儒生平劇賊朝廷嘉其能增秩召還爲國子祭酒車駕幸學命講中庸玉音嘉獎賜以金章不旬日除中書舍人以繳駁不當爲御史者遷工部侍郎請外以集英殿脩撰知婺州待次逾年得疾一日不起天下

之賢士大夫莫不傷之惜其才有餘而用不究也况邦人群弟子乎昔楊屋婦捷爲以黃老教人門人猶爲之立廟嚴君平在蜀以忠孝訓俗而郡守亦爲之立祠今艾軒之學行文章爲吾里宗師可無祠乎然則守候之政亦可謂知所先後矣六月丙午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申國公食邑八千九百戶食實封三千八百戶陳俊卿記朝奉郎充集英殿修撰知福州軍州事充福建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賜紫金魚袋趙汝愚書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朱熹題額

興化軍城山三先生祠堂記

由熙寧橋南行可二十里城山在焉望之紫翠峯
岿欲與壺山差肩其下平疇沃野清泉茂樹環而
家者千數百年之舊族當世之顯人不在東家在
西隣也其父兄隆儒而嚴於教其子弟力學而攻
於文立聲名取科級榜不絕書有貴爲從橐者魁
多士者人徒見其人物之極盛而未知其爲師友
之餘澤此三先生祠之所由作也初艾軒來水南
學者空郡從之而紅泉東井之學聞天下艾軒去
網山嗣講業網山卒樂軒嗣焉里中前一輩及老

艾之門者衆矣然數十年間更相推讓卒以傍邑
二士接艾單傳所謂公論在人心者耶林侯肅翁
受學樂軒下車首爲學者言三先生之學自南渡
後周程中歇朱張未起以經行倡東南使諸生涵
詠體踐知聖賢之心不在於訓詁者自艾軒始疑
洛學不好文辭漢儒未達性命使諸生融液通貫
知性與天道不在文章之外者自網山樂軒始蓋
網山論著酷似艾軒雖精識不能辨樂軒加雄放
焉其衛吾道闢異端甚嚴嘗銘某人云佛入中原
祭禮荒胡僧奏樂孤子忙里人化之使網山樂軒

而用於世所立豈在艾軒下哉聽者悚然如覩三先生之容侯復嘆曰吾昔講肄于是游息于是歲月幾何泉石魚鳥歷歷可識而先師已遠不可見矣則又愴然有祠三先生之意山絕巔有精舍新祠在其左俯瞰國清塘水光山色橫陳乎前乃像衣冠乃集衿佩以淳祐四年甲辰躬行裸薦之禮序飲而退命余記之余惟在三之義師居其一故侯芭白首太文后山瓣香曾氏所以敬接承嚴付授也昔網山之事艾軒也死則要經忌則哭墓樂軒之事網山也亦然至侯則慨林陳之後微絕既祀樂於家廟又白尚書併禁二墓樵采俾鄉校合祠焉歲時若遠游而歸必墓祭出處必命祝史以告及牧斯土復倡邦人嚴奉而烝嘗之彼背師而從許行與諱稱京房門人者視侯宜少愧矣余不識三先生而於艾軒累世通家也於網山子綺伯童子師也於侯友也侯爲余言近世諸儒流略通體用此皆莫敢望樂軒侯嘗秉筆玉堂開卷邇莫貴近矣顧惓惓於疇昔傳道授業解惑之匹夫往往見於羹墻所謂心悅而誠服之者與艾軒林氏名光朝字謙之網山月魚林氏名亦之字學可橫

塘樂軒陳氏初名某因讀詩采蘋有悟改名藻字元潔艾軒固印證之矣侯名希逸與網山俱福清人樂軒由長樂僑福清云噫以水南文物之懿守侯風化之善前輩師友之賢設遇名筆必有以發揚蹈厲之者而余纍然病牦筆墨不靈僅記歲月而已主管建康府崇禧觀劉克莊記

修復艾軒先生祠田記

初郡人祠艾軒先生于城南田以贍之者忠定趙公也碑以實之者正獻陳公也不幸先生二子繼卒猶子成季字井伯有賢名忠定客也又卒家事

益落田爲二姓所得諸孫曰鈞者愬于計臺方大琮喟然太息曰鶩祀田非法也沒價還田法也吾使鄉部寧厚毋薄檄郡丞以窠名錢酬元直之半俾復其舊會易帥他路事格不行田既去益地鈞復愬于郡楊公棟亦喟然太息曰古者祀鄉國之先賢以爲先師艾軒非先賢乎或問表墓自昔有之田非閭墓比乎廼新祠宇復鑄二姓曰先生在不殖寸產沒豈與鄉人較數畝之田者雖然諉先生之廉讓利故家之清貧敢而有之此名不可安也方公去矣窠名錢不可覲其以郡錫十有

二萬酬若等二姓退聽毀券歸祊公又曰是嘗一鬻矣安保其不再乎覈其田凡八畝三角三十一步歲得穀十七斛有奇錢千圖又遠而可托者莫如學以田隸學曰文都先生孫也宜主其祭釣井伯孫也有勞於田令學官以其歲入分給二子焉昔孟子論善士而有一鄉一國與天下之辨以陳良爲楚產以仲子爲齊巨擘至伯夷伊尹則不然今天前陳後方莆人也其於先生猶曰吾東家立云爾忠定鄱人也楊公蜀人也地如此其遠也歲如此其久也事先生如此其共也豈私於東家者

乎若先生者所謂天下之善士乎楊公起倫魁由樞樞尚書郎出牧其來以風化爲先務旌賢崇德蒐遺繕廢於是二劉二鄭城北四先生之祠皆新朝廷嘉公治行就擢刑獄使者垂發命克莊曰地者葺侵者歸矣子二大父實同閱宮其書于石克莊不敢以衰病辭某年月日某官劉克莊記

謚議

朝奉郎行太常博士兼史館校勘牟子才撰

議曰國家自過江來豐芑菁莪之澤浹於人也深

雖中更嫚秦桎梏而封培之久根苗未盡逮至隆
乾之間文章之士復振而起如玉山汪公遂初尤
公梅溪王公于湖張公巽巖李公蕪山黃公東萊
呂公誠齋楊公後溪劉公殆不可勝數後來繼踵
學問如朱張二子詞章如周洪諸賢並生錯出亦
非一人然嘗論之此八九公雖出處不同用舍各
異然皆挺然自立不肯少貶以求合所以光明俊
偉著於時而垂於後者非以其文也以其節也蓋
文不高則不傳文高矣而節不能與文俱高則雖
傳而不久故有文者必有節有節者不必有文君

子惟其節之爲貴也故工部侍郎林公光朝於八
九公者皆其輩流也其真所謂有是文有是節者
乎公學通六經旁貫百氏發而爲文森嚴奧美精
深簡古不事雕鐫下視騷詞他人數百言不能道
者公直數語雍容有餘所謂清廟朱絃一唱而三
嘆者也平生未嘗著書惟於易書詩禮精通默識
間爲章句口授學者使之心通理解嘗曰道之全
體存乎太虛六經旣發明之後世注解固已支離
若復增加道愈遠矣四方之士樞衣從學者歲不
下數百人時論翕然有南夫子之號而吾黨之士

識與不識皆以艾軒尊之朱文公謂公爲後學之所觀仰葉水心謂公爲時人之所推尊著庭劉賓之則曰艾軒吾師也故相陳正獻公則曰艾軒吾友也其爲人所尊敬如此公爲祭酒車駕幸學命講中庸公謂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乃中庸孝宗嘉嘆以爲此說深得聖人之旨蓋先儒所未及天下之士固莫不知有林公之文矣及退而考其平生出處大節則有卓然大可觀者龍大淵曾覲以潛邸恩寵進隆興初公與劉復之進對頗及二人罪由是補縣乾道七年三月

張說再除僉書公時在著庭不肯出賀遂出爲廣西提刑淳熙四年爲中書舍人五月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命從中出公疑之不肯書黃以爲科目太沉名器太輕非所以開張正塗誘來謹論天子知公决不奉詔改授工部侍郎不拜而去隆興迄淳熙二十年間公出使入朝徇義忘私幾三仕而三已 前此所未有也然則公之節爲何如哉公歿纔六年蕭之士思其矩範願爲立祠太守喜曰古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非斯人其誰乃遂祠之歲愔月邁子孫湮微僅有趙忠定

公所立祠堂之記猶存忠定即公之門人也其子必愿帥福遂從甫士之請具申于朝請所以易其名朝廷從之謹按道德博聞曰文能固所守曰節公之學問溢爲詞章固已不可掩而高風特操表表在人尤非時賢所敢望以及者嗚呼以如是之節有如是之文此公所以特立於孝宗之朝而無愧於一時諸賢之盛歟請謚公爲文節謹議

覆謚議

朝請郎新除考功郎官兼玉牒所檢討
官馬天驥撰

議曰文以氣爲主氣之不充文奚取焉自古以來名者多矣至若實夷險等得喪勁節孤標能自拔於風塵之表如古柏寒松凌霜雪而不改柯易葉者能幾人哉如柳宗元劉禹錫輩其屬辭比事麗淵博足以手揖古賢氣吞時輩文則文哉而臨道不謹昵近小人自貽大節羞此無他氣餒云耳惟昌黎韓公以日光玉潔之文澤於道德仁義佛骨一表忠犯人主之怒雖投之荒裔而不顧東坡蘇公文字言語歷劫贊揚有不能盡實爲我朝宗工巨擘用之則金馬玉堂不用則珠崖儋耳一是

一非曾不足以挽其挺挺之守此其剛大所克浩然天地間豈區區掉鞅於文章之圃者與凜凜高風孰髣髴之渡江以來而得莆之艾軒林公焉公力學講學近沿濂洛上泝洙泗發爲文辭渾然簡古不事雕鏤高處迫檀弓穀梁平處猶與韓並驅開門延生徒四方之士相從問文章爲事者肩摩而袂接益國周公以文名一代平居相親猶有賴指瑕之益朱文公於當世之學間有異同獨於公尤加敬謂公實爲後學之所觀仰聲名赫如也龍大淵曾覲以潛邸恩寵臺諫相繼論不行有負時

望召爲執政者銳欲去之覺不可挫至以疾辭時公自宜春戶曹賜對輒抗論二人之罪甘補縣乎外此亦雄偉不常矣晚代言西掖有謝姓者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命自中出公駭然曰是輕臺諫羞科目也即以詞頭封還天子度公決不奉詔改授工部侍郎不拜而去彼脂韋依阿顧戀名位者覩此寧不羞悸流汗乎噫公之文如清廟朱絃一倡而三歎公之大節如中流砥柱屹狂瀾而不移是殆莆山川之英間氣之鍾而有此乾淳中之偉人乎九原不作鄉之門人想其遺風既闢堂以祠

之又合辭請諡于朝所以仰景行而光潛德也太
常議以文節易名疇曰不宜謹議

○答林謙之書

朱元晦

茲承祗召還朝不獲爲問以候行李伏奉黃亭所
賜教帖恭審執御在行神相起居萬福感慰之至
比日伏想已遂對揚從容啓沃必有以發明道學
之要切中當世之病者恨未得聞至於不次之除
非常之數則不足爲執事道也某愚不適時自量
甚審所願不過力田養親以求寡過而已所謂趨
赴事功自當世賢人君子事豈某所敢議哉過蒙

誨確荷愛之深書尾丁寧尤爲切至屢數日前已
申祠官之請聞命不早雖欲奉教而不可得矣抑
某久欲有請於門下而未敢以進今輒因執事之
問而一言之蓋某聞之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
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爲下學之本而後博
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
啓要又比皆道易明白初若無難改者而及其至也
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
之難而能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
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

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深淺無非
實學者其以此歟今之學者則不然蓋未明一理
即已傲然自處以上智生知之流視聖賢平日指
示學者入德之門至親切處例以爲鈍根小子之
學無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
而聞者往往務爲險怪懸絕之言以相高甚者至
於周行却立瞬目揚眉內以自欺外以惑衆此風
盛行日以益甚使聖賢至誠善誘之教反爲荒幻
險薄之資仁義克塞甚可懼也某竊力薄材學無
所至徒抱憂歎末如之何竊獨以爲非如執事之

賢素爲後學所觀仰者不能有以正而採之故敢
以爲請執事誠有意焉則某雖不敏且將勉策爲
鈍以佐下風之萬一不識執事亦許之否乎謹此
布聞因謝先辱餘惟爲道自重以慰後學之望

祭文

年月日具官陳俊卿謹以酒醑之奠告于亡友謙
之侍郎艾軒林公之靈惟公性迪中和躬履仁義
學如仲舒文如賈誼爲鄉先生名重海內門人著
錄何止千計安貧守道白首不二年且半百纔得
一第人亦有言晚成大器粵從天祿始佐太史進

司學政望厭多士出持使節威肅群吏上多儒生
文武兼備破賊于南厥功甚偉召還成均階陞舊
次皇帝視學以講備對發明九經天顏悅喜錫以
身章遷之內史一特寵渙聳動中外厭直承明以
郡自詭旋即叢祠歸休梓里進退出處可以無愧
等類所期未登大位如何一朝遽然而蛻嗚呼哀
哉始公之歸我方適至四紀故人心期默契杖屨
過從優游卒歲踐言未久而乃予棄嗚呼哀哉寓
形宇內誰者不死達人觀又何足喟惟公晚達
百未一試失此老成邦國殄瘁嗚呼屋有詩書家

無儲峙文章傳世清白遺子不朽者存可無憾矣
酌此一觴公其歆止尚饗

五年夏五月甲午朔十日癸卯門人彭嵩年等聚
酒爲酌致告于工部侍郎艾軒先生之靈嗚呼我
輩不夫斯文墜地其將何辭以侑斯解尚饗

維淳熙五年夏五月癸卯門人林亦之以酒漿雞
豚之奠敬告于工部侍郎故艾軒先生子林子之
靈嗚呼先生而止是耶昔之人哭其師如哭其父
謂其師之可以盡吾情如其父則哭之如其父嗚
呼先生其吾父也撫棺大呼有所不可忍傷哉痛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一
三十一
哉痛哉傷哉軻之死千載而有伊水伊水不可見
又寥二乎有吾先生一等談論往二自六經絕筆
此為獨悟是軻之後有伊水六經之後有吾艾
軒先生也嗚呼百年宇宙而有君子者吾得而師
事之百年宇宙而亾君子者我不得而師事之吾
之恨何如也嗚呼痛哉三日之斂門人之經者出
亦之又帥紅泉諸生且哭之亦之來紅泉以其鄰
於東井也先生嘗至其廬而諸生列拜於堂下先
生受其拜且誨之如其諸孫行也嗚呼吾道缺落
非先生而孰起之先生且死斯文斯道何所托此
亦之所以仰天痛哭淚且盡而眼眶裂也嗚呼痛
哉

祠堂祝文

年月日具官林元仲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
艾軒先生之祠嗚呼世之生賢豈伊其人天實相
之與興斯文惟公之生繫道主盟行高而夷論正
而平發為文章雲行雨施權衡國史金玉帝制見
墻奉高洙泗河汾凡曰佳士半出公門伊昔大儒
有如胡公講學于湖翕然文風一世師表群材楷
模吁嗟我公比德則俱惟公門人有衞不祛謂公

云亾日月其逾或詣予言願爲公祠雞豚春飲我
公之思予曰嘉哉實獲我心訪公平生燕居城南
聚徒談經莫盛此時今茲卜築尚其近之公靈在
天散於無形鑿井得泉邦人之情我聞昔賢歿祭
于社振懦激廉百世之下矧公名德在人則厚豈
不永傳迄于不朽我拜公像心焉孔悲堂二我公
恍然在茲酒清醑芬荔丹蕉黃鳴呼公乎醺予一
觴尚饗

維淳熙十年春二月上丁越翌日戊戌故工部侍
郎艾軒先生祠堂告成門弟子遠近至者數百人

郡侯祭已迪功郎致仕吳悅之在諸生以齒先敬
酌酒告于祠下嗚呼大道根源畀諸聖賢千年百
年迺見一人孟子無傳發於洛川洛有程氏甫生
艾軒于嗟先生鶴鶴誰匹六經脉絡神解心得同
堂相歎胡不著書交臂難言紙上何如四海學者
始知孔氏不在訓詁不在文字甫人四世祖孫父
子殆數百人皆門下士不獨致身蟬聯簪組一時
楚楚如齊如魯忽爾梁壞哀沈痛深有來賢侯式
慰我心一國之師天下所慕潔彼明祠血食茲土
七閩都督義重交友買田以祠邈哉不朽吉日維

戊侯來執竿冠履雜沓有淚如寫先生之道自此
長存願究遺言勿絕此根尚饗

維淳熙十年歲次癸卯四月乙未朔十六日庚戌
朝奉郎克集英殿脩撰知福州軍州事克福建路
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趙汝愚敢昭告于故艾
軒先生之祠粵剛柔之成質紛盈縮之不同嗟中
行之良難眇千萬而一逢惟公秉德深厚粹冲疑
然山立温乎春融豈天賦之自爾抑學力之由克
人徒見其文追盤詰詩規風雅畢多多之能事又
孰知夫近沿濂洛上泝洙泗實游泳乎道德之中

人或疑其聞善則譽見惡不去若仁以同俗又
孰知夫素位而行執義不回凜若有古諍臣之風
蓋公之制行似黃憲當官似陽城而誨人則玉通
夫豈一己之私論誠參諸天下萬世之公念江湖
之漂泊幸冊府之從容我扶我植在麻之蓬發覆
冪於醢雞傳羽翮於冥鴻逮風洞之分驚復南浦
之回從嘆宦牒之悠而行李之忽曾日月之
亾幾莽今古以奚窮自我承訃適纏哀恫慨一酹
之未遑攢百念而自攻屬紆閩部之絃緬想若堂
之封聞邦人之起慕儼祠典之攸崇恍音塵於疇

昔眷情義之初終聊持不腆之田往助明清之供
愧文酸而意慙恨報畱而施豐公其未亾不予監
衷嗚呼哀哉

城山三先生祠堂告文軒文 余謙一
我有師儒號南夫子非國非鄉寔天下士道在太
虛書留天地考亭東萊之所嚴事

文軒先生文集卷之十終

文軒文選後序

天地開闢人文之會一見於周再見
於宋周之季聖人者出吾道宗師諸
賢以次授受其後散之四方各以其
道鳴迨其久也寔微以絕越千餘年
至宋而周程夫子者出始得不傳之
緒倡道瀛洛而龜山道南一派遂流

入閩由羅仲素李愿中而有考亭由
王信伯施廷先而有艾軒與象山南
軒東萊並峙一時聚徒講業時艾軒
年尤高號南夫子云考亭之於張呂
往來辨析註釋經傳象山則厭拘牽
文義直以超悟爲高艾軒嘗曰道之
全體存乎太虛六經註解固已支離

若復增加道愈遠矣故亦未嘗著述
然至老劬書不倦文公過莆嘗與講
論及再至嘆曰昔見林謙之方次雲
說得道理極精細爲之踴躍鼓動退
而思之至忘寢食即是觀之艾軒深
造獨得要未易窺抑猶在朱陸間乎
莆之人士知有濂洛之學艾軒啓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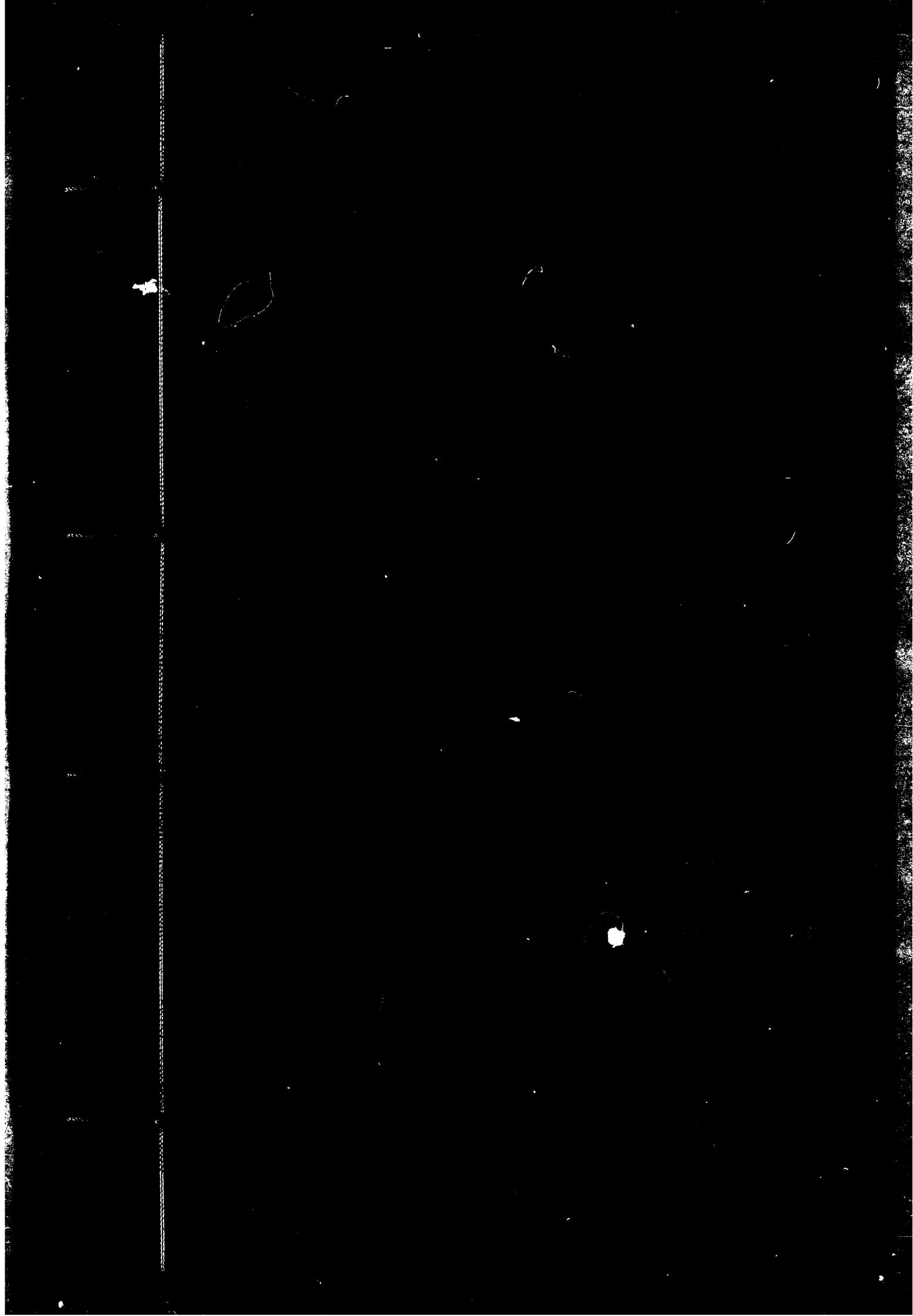
文公實成之也陳復齋嘗作仰止之堂以祀文公知軍林元仲祀艾軒於城南舊址湮沒曠焉莫舉茲吾郡邑大夫慨然復古表勵風教因神祠改立書院以祀文公名以仰止仍其舊也而並祀艾軒以嘗與文公講道且爲莆道學之祖也顧惟文公之書家

傳人誦艾軒以不著書後世莫攷至併其姓字而忘之幸其遺文粹釋於宋者僅傳錄本亟圖再梓而誦於力迺屬予擇其尤關繫者先刻之附以遺事凡若干卷非輒有去取也若其文之高古陳復齋劉後村俱有定評晚生何敢置喙後之欲知艾軒者覽

是集思過半矣

正德辛巳夏六月朔日鄉晚學山齋
鄭岳謹書





艾軒先生文集十卷

宋林光朝撰

明正德十六年鄭岳刻本
四冊

本部書完

書 號 5204

本片卷含